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13位ISBN编号：9787506028615

10位ISBN编号：7506028611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赖声川

页数：23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前言

我心中偷偷微笑 人生中很多事很难解释。

1995年年初，【表演工作坊】刚从美国回台，在台湾高雄演出最后一场《红色的天空》。

想到这么好的一组演员，我便起了一个念头：《红色》剧组中本来就含有《暗恋桃花源》的金士杰、李立群、丁乃箏、林丽卿、陈立美等，多么容易就能增加几员，然后到大陆巡回演出，《暗恋桃花源》和《红色的天空》两出戏轮流演。

这样能让第一次与我们接触的大陆观众看到我们创作上的两种不同风格。

这计划还真的认真付诸行动，但后来因为种种理由而停摆，变得1998年的《红色的天空》是我第一部面对大陆观众的戏；《暗恋桃花源》又多等了8年才在剧场中与大陆观众见面。

而如今，我的剧本要在大陆出版，编辑的建议是把这两部合在一起当第一集，我心中偷偷微笑，确认当年的逻辑无误。

对于初次接触我作品的读者，把这两部放在一起思考或许是最丰腴的选择，对比性强，但同构型也不弱。

对于我所使用的『集体即兴创作』方法，可看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策略与逻辑。

而贯穿这两部作品有一种不知是否能称为精神的东西，一种质感，能让读者感受我们八、九年代在台湾做剧场创作时的强烈氛围与态度。

感谢促成这本书出版的所有朋友们，更祝福读者朋友，愿你的人生因剧场而更丰富。

赖声川 2007年6月14日于台北汐止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内容概要

关于《暗恋桃花源》：《暗恋》和《桃花源》，两个不相干的剧组，都与剧场签订了当晚彩排的合约。

演出在即，双方不得不同时在剧场中彩排，遂成就了一出古今相对、悲喜交错的舞台奇观。

该剧1986年在台湾首演，引发观演狂潮。

1991年复排巡演，奠定国际声誉。

1992年，电影版《暗恋桃花源》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等众多奖项。

1999年《暗恋桃花源》在台湾第三次复排。

2006年，海峡两岸同时推出《暗恋桃花源》20周年纪念演出的不同版本。

2007年推出“两岸三地版”。

关于《红色的天空》：透过演员还年轻的身体。

诠释人老年老化以及生命末端的种种情境。

由8位演员贯穿全剧，其编剧手法比较接近诗或音乐的原理，而非传统的戏剧架构。

《红色的天空》为[表演工作坊]成立10周年纪念作。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作者简介

赖声川，创意源源不绝的创作人。

1954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博士，现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史丹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

他29岁开始剧场创作，至今编导舞台剧27部（包括轰动亚洲的7小时史诗《如梦之梦》）、电影2部（包括享誉国际的《暗恋桃花源》）、电视影集300集（包括家喻户晓的《我们一家都是人》），另有剧场导演作品22部（包括莫扎特歌剧3部）。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书籍目录

序 我心中偷偷微笑——写在出版之前第一部分 《暗恋桃花源》 剧本·全收录 历次演出主要演
职员表 特别回顾：五位《暗恋桃花源》主人翁的五次蜕变 注解：《暗恋桃花源》关键词索引 后
记一：悲喜，快乐，忘我——《暗恋桃花源》的二三事 后记二：集体即兴创作的方式 《暗恋桃花
源》各版本历年演出时间及地点第二部分 《红色的天空》 剧本·全收录 《红色的天空》首演演
职员表（台湾版） 《红色的天空》演职员表（大陆版） 注解：《红色的天空》关键词索引 后记
一：回答关于《红色的天空》的一些问题 后记二：倒数计时的音乐或诗 《红色的天空》各版本
历年演出时间及地点第三部分 附录 赖声川作品年表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章节摘录

悲喜，快乐，忘我——暗恋桃花源的二三事 文/赖声川 《暗恋桃花源》演出第四次了，还不算中间的电影拍摄。

再次撰写文章，「我还能说什么？」

我可以重复回忆那创作过程中一切的辛酸与成就感，当年所有伙伴的同心协力，以及那特殊时代所给与的特殊灵感，但那一切似乎都已经说过很多次。

我可以说明这次和明华园合作的兴奋，他们团体所带来的活力，而他们的演出多么符合我当初（最当初！

）对「桃花源」演出风格的期望。

这些，也都在不同的媒体中说过。

想来想去，我决定写的是以下，关于悲剧、喜剧，快乐，忘我。

脑神经科学家 前两年我在美国加州，刚好我的朋友，《僧侣与哲学家》作者马修·李嘉德（Matthieu Ricard）也在湾区。

这一位修行人正在参与一个脑神经科学实验计划。

计划的目的是要更深入了解人是否真的可能「快乐」，从脑神经科学的观点，有没有可能规范出「快乐」和「痛苦」的明确定义？

以一位禅修多年的藏传佛法僧侣身分，马修每天要到实验室，身上挂上300多条感应线，然后需要他进入禅修状态，来测试脑神经波动。

科学家会试图干扰他，甚至于曾经在他的耳边开枪，看看他的脑波会有什么反应。

明显的，透过多项实验，马修的脑波在受干扰或威胁的时候，与其他实验对象的脑波呈现完全不同的波动形态。

心灵禅修确实影响了马修的生理反应。

更有趣的是，禅修的境界符合科学家在数据上所定义的「快乐」。

这项计划后来在美国《时代杂志》作封面故事，马修邀我到主持计划的科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在柏克莱山上的家作客。

艾克曼一生都在研究人类脸部表情与情绪之间的关系。

他跟我说他几十年研究的结果认为，人的脸部肌肉摆成什么姿态会直接影响情绪，于是，如果我们硬将一个人的脸部扳成微笑的姿态，不久之后，他会比较快乐；相反的，把他的眉毛皱起来，不久之后他会开始感到烦恼。

这个话题太吸引我。

多么微妙的因果关系！

到底是里面在影响外面，还是外面在影响里面？

还是这两者有一种神秘的相同性？

我跟艾克曼说，我曾经创作过一部舞台剧，叫作《暗恋桃花源》。

这一部戏是把两个剧团摆在同一个舞台上，一个在演一出悲剧，一个在演一出喜剧。

希腊「悲」剧站在艾克曼家落地窗前，我鸟瞰着整个我熟悉的柏克莱和旧金山，想到住在附近不远的，我的研究所指导教授奥格登（Dunbar Ogden）。

我就是在他的「古典剧场研讨会」课中第一次打开自己的脑袋瓜思考这个问题。

画面回到1979年秋天。

在柏克莱奥格登教授的课上，我们通盘研读所有流传下来的希腊悲剧，研究雅典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剧场文化，惊然发现在悲剧演出的「大酒神庆典」中，每一位悲剧作者用一天的时间展现自己三部悲剧作品之后，还要演出一部「羊人剧」（SatyrPlay）才散场，观众才能回家。

「羊人剧」是一种闹剧，由装扮成半人半兽的演员热闹演出。

古代流传下来的「羊人剧」只有一部是完整的——尤里皮底斯（Euripides）的《独眼怪兽》（Cyclops）。

除此之外还有多部其它「羊人剧」的片段，这些残片让我们窥视到它低俗、热闹的属性，而它的内容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通常是在讽刺三出悲剧中的剧情或人物。

连续演三部悲剧早就在我认知之内：古希腊作家都是以三出戏为单位，通常是连贯的，称为「三部曲」。

艾斯其勒斯（Aeschylus）的《奥瑞斯提亚》（Oresteia）是唯一流传下来的完整三部曲。

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也看过这三部曲的剧本，当然认为它是完整的表现。

但现在，我的逻辑被打乱了，我发现在这古老的剧场形式中，三部悲剧的完整呈现不等于一次完整的艺术表现。

作者还多了一部「羊人剧」，在一天演出的最后奉献给观众。

可惜，《奥瑞斯提亚》三部悲剧之后的「羊人剧」失传了，我们无法得知其面貌。

我极为好奇：为什么在看完三出悲剧之后，还要再看一段大闹剧，观众才能够回家呢？

这让我对希腊悲剧有一种全新的感官，认为在「悲」、「喜」之间，有一种特殊对话，一种神秘、原始的对话，始于人心深处的对话。

日本「能」剧画面转到1981年，京都。

我旅行到日本，正在研究能剧，在京都古老的金刚能乐堂中，我观赏着「羽衣」的演出。

在那剧场中，没有所谓「场灯」明暗的问题，观众席的灯永远是亮的，观众坐在榻榻米席上，一边翻着剧本，时而抬头看戏，时而低头聆听。

在这里，没有所谓「疏离」的问题，所有观众都融入台上的演出，不管他看的是哪里。

观赏日本能剧的时候，我发现在这600年前发源的剧种中，有与希腊悲剧中同样的「能」与「狂言」之间的对话。

一部能剧分上下两部分，「能」演出到一半，每每被安插一段「狂言」。

狂言和「羊人剧」一样，是一个闹剧，与能的语言相比，也是低俗、平民化的，内容通常也在讽刺或清楚说明前面能剧中的角色与剧情。

在求学过程中，在这两种古老文明中，我认识到，悲剧与喜剧似乎不是相反词，而是一个演出中必备的两种面貌。

我观察到，在现代的剧场中，通常这两种剧种被隔离。

我同样也观察到，在现代生活中，生与死这两个最原始的能量也刻意被隔离。

七情六欲画面跳回到柏克莱山上艾克曼的家。

我们的对话继续，我跟艾克曼讨论起当年在柏克莱思考希腊悲剧和日本能剧的事，我跟他说我自己有一些观察，发现我所看到的朋友或家人，在「喜」的极致状态中，以及在「悲」的极致状态中，他们脸部表情是一样的。

在我的观察及经验中，「笑到傻」以及「哭到傻」不但最后脸部表情神似，同样，「去的地方」也是神似的。

这两种被认为是相反的情绪，居然推到极致（只要不停地笑够久，或不停地哭够久）会变成一种类似的感受。

或许叫「麻木」，但也不是；或许叫「忘我」。

我向他请教，他是专家，怎么说？

艾克曼跟我说，根据他的实验研究，人类的七种主要情绪（我很惊讶他一下就说中了我们传统中国说法中的「七情六欲」），只要推到极致，「他们都是到同一个地方」。

忘我什么叫「忘我」？

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所发现的地方可能是吧。

那里面的人「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桃花源」里面的人不知道历史。

他们被我们遗忘，于是他也就「忘我」而单纯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桃花源」三个字早就和「香格里拉」、「失去的地平线」同义。

它是所有人心目当中的理想国，与世隔绝所以不知道历史，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多么惨不忍睹，唯有忘掉或不知道一切，才能尝到怡然自乐的幸福。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是这样吗？

《暗恋》中的江滨柳，透过他对过去（历史）的执着不放，是不是也走入某一种极致，让他的世界已经没有其它东西了，只剩下回忆？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忘我」吗？

《暗恋桃花源》这一切，都是属于《暗恋桃花源》当年创意的内在逻辑。

我很高兴当年做了这一部戏，让我有机会理出这些内心的疑惑，关于悲剧，关于喜剧，关于人生。

20年来，演出4次，我每一次都很荣幸能够坐到导演的位子上，在那位子上，我感到一种特殊的幸福，舞台的交通让人生如此在我眼前展现开来。

而在创作20年之后，我还在探讨这些问题，还在想陶渊明，他这么敏锐的看到世界、历史、人心。

到如今，我们的世界又走到什么地步？

能够不知道，是不是更幸福一些？

（首发于2006/8/25台湾《联合报》联合副刊、《暗恋桃花源》2006年台湾版说明书。

）P144-147

<<暗恋桃花源 红色的天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